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

4a  
820  
明36

41885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03  
20000  
8167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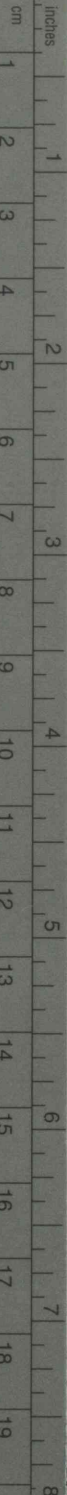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高昌四頭大夫所謝之味蘭人二學人。

尊刃。致五頭首。致何內。一寒乘哭。

尊刃五頭。首。何內。致。一寒乘。哭。

致是。致與。卒業。蓋書。致。主。封。

致是。卒業。蓋書。主。封。二。致。與。

門。答。立。為。是。冬。

東。董。于。亞。味。亞。剛。之。南。以。甲。斐。薩。嘉。地。赫。

以。是。于。冬。一。致。入。

資料室



日二月三年六十三治明  
濟定檢省部文

42  
820  
9936<sup>A</sup>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中等漢文教科書

東京 明治書院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三目次

遊墨水記
花朝下淀江
芳野懷古
石川丈山傳
烈士喜劔碑
濱田彌兵衛
復文例 一則
下岐蘇川記
早發白帝城
續養蠶新論序
蠶婦

鹽谷世弘	藤井啓	藤井啓	鹽谷世弘	林長孺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	李白	中村正直	無名氏
一	二	二	二	四	五	七	八	一〇	二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三目次

一

明治書院

憫農

日本之茶 刪修 日本國志

我邦工業

勸業博覽會

林子平傳

格言 二則

讀史最有益 畜德錄

科倫布檢出新地 米利堅志

吉田佐久開二氏下獄

士規七則

三計塾記

習說

與鱗嶼童子書

李 紳 二二

重野安繹 一三

依田百川 一五

齋藤 馨 一六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岡 千 仞 二二

偶成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節錄

冬夜讀書

深思

文章改竄之法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山行

霧島山に登る記 國文 四遊記

右漢譯文

山岡靜山先生傳

日本刀說

元兵入寇 練習

蒙古來

朱 熹 二八

廣 瀨 建 二九

菅 晉 帥 二九

唐 彪 二九

唐 彪 二九

唐 彪 二九

齋 藤 正 謙 三〇

杜 牧 三一

安 積 信 三九

中 村 正 直 四一

阪 田 丈 平 四四

賴 襄 四四

賴 襄 四六

筑前城下作

宣戰詔

送岡山縣近衛將卒出征序

高山彥九郎傳

彥九郎讀駿臺雜話

橋本景岳墓表

西彥漢譯 十三則 練習

廣瀨 建 四七

重野安繹 四七

三島 毅 四八

賴 襄 五〇

鹽谷世弘 五二

重野安繹 五三

五六

###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三

#### 遊墨水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松  
 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  
 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里。則花  
 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  
 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左  
 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所謂  
 超然樓。應在此際。

#### 鹽谷世弘

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閒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曲曲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至湧。杏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鳧。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鬟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儼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沈沈度花開。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落。而人

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齷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儼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花朝下淀江

藤井 啓

桃花水暖送輕舟。

背指孤鴻欲沒頭。

雪白比良山。

一角。春風猶未到，江州。

芳野懷古

藤井 啓

古陵松柏吼天颯。山寺尋春春寂寥。眉雪老僧時

輟帚。落花深處說南朝。

石川丈山傳

鹽谷世弘

石川重之。三河人。幼而岐嶷。其父信定曰。之兒不揚。芳於千載。必魁惡乎四海。及長。精悍。武技絕倫。家康召為近侍。大阪之役。從入京。病熱甚。其母以書勗之云。汝已從軍。非立功。無復見我。重之感泣。力疾起。大駕過東寺。見重之。乘篋輿。曰。彼病重。奈何。至此。重之避路旁。待駕。

過騎馬渴甚。飲水三勺。覺胸開頓爽。家康聞之。驚曰。得無有神助。明日加賀先鋒本多政重。既交鋒。重之潛離伍。稱使者入。政重隊。刺敵殪之。有人奪其首。棄不顧。突入城門。復獲甲首。政重曰。卿盍見吾主。叙功。重之曰。吾非貪名。欲不忝祖先耳。事平。以犯軍律。薙髮。匿于京師妙心寺。閒從信勝。正意等遊。信勝奇其才。勸藤原肅。重之素鄙文儒。不肯強而後可。肅為說倫理道德。於是痛自悔悟。發憤潛研經傳。肅讀其詩。嘆曰。異日必為一代詞宗。重之遂還俗。然素懷在。嘉遯不蓄妻。板倉重昌雅相友善。薦之淺野長晟。重之有老母。乃曰。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因與母往安藝。居久之。母沒。去還京師。結廬  
叡山麓。放情山水。題其景勝。有百花塢。洗濛瀑。老梅關。  
嘯月樓等之目。壁上畫漢晉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各  
題其一詩。名曰詩仙堂。因自號六六山人。風騷自娛。口  
絕兵革。人叩之。輒云。衰老昏髦。前事曹然。每出行。使童  
奴擔偃月刀。以從。有詩曰。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又  
曰。腰閒無寸鐵。胸裏揮三軍。人謂山人雖隱。而壯心未  
已也。京尹板倉重宗將疏薦之。重之愕曰。一晦一顯。妄  
人已。妄人何益乎國家。重之善隸書。晚節詩律滋細。韓  
人來聘。有權式者。見其詩曰。東海李杜也。士無文武。莫

不慕其風采。獲翰墨者。珍賞如拱璧。學者稱曰丈山先  
生。

烈士喜劔碑

林長孺

喜劔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  
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  
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衍。以滅人口。一日遊島  
原妓館。會喜劔亦來遊焉。喜劔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  
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  
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  
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劔乃怒目大罵曰。汝真



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爲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鱗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劔吐吐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劔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劔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

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劔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嗜嗜不離口。嘗憾喜劔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齋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

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爲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劔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濱田彌兵衛

齋藤正謙

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古無聞焉。明天啓初。海澂人顏振泉聚衆據之。招我邦邊民入其黨。因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謂頭目。我日本謂頭目爲加志良。音近甲螺。故遂訛稱耳。先是泉州人鄭芝龍少流落往來我邦。因入振泉之黨。及振泉死。衆推芝龍爲甲螺。雄視海上。後受明將之撫。去移閩中。我邊民代之爲甲螺。而紅毛夷來

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既而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且我商舶往印度者。過其近海。爲被殺掠。甲螺不能如之何。適本邦商人濱田某至。衆交訴之。圖報復。某許之。某字彌兵衛。長崎人也。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竝有膽畧。力兼數人。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還請之大府。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於彌兵衛。彌兵衛盡裝其從兵數百。爲農丁。被篋笠。持鋏鏹。行到臺灣海口。請於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廣人寡。中多萊蕪。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必丹不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

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多也。彌兵曰。唉。公何疑人之甚邪。假使日本欲略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日本素不乏其人。奚使我儕小民之爲守吏。檢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其他唯有耕耨之具而已。還備告甲必丹。甲必丹意稍解。乃許衆登陸。

彌兵等得入城。謁見甲必丹。請受廩爲氓。弗許。請還本邦。亦弗許。留數月。屢入請之。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謂衆曰。甲必丹不許我去。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味爽。彌兵父子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

甲必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閣。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甲必丹於牀。自懷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尙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刃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迫。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必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唯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闔於庭。其後入者。爲礮被傷。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之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甲必丹傳命。停放礮。令其卒艤蠻舶一隻。及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檢之。乃

欲拉甲必丹俱去。甲必丹曰：島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  
 偃俛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年十二歲，願代某從去。公  
 幸垂愛憐，使某全父子之情，非敢所望也。彌兵許之。乃  
 質其子及頭目數人，歸報於鎮臺。鎮臺稟大府，厚賞之。  
 於是彌兵之名震一時。肥後侯聘而祿之。時寬永五年  
 也。後三十餘年，鄭成功攘紅毛，復臺地。

復文例一則

明治二十七年，征清ノ軍興リ。清國大ニ敗ル。明年清國  
 使ヲ遣シテ和ヲ請ヒ戰ヲ弭メ。臺灣ヲ以テ我ニ歸セ  
 シム。是ヨリ全島我ガ版圖ト爲リヌ。原文三十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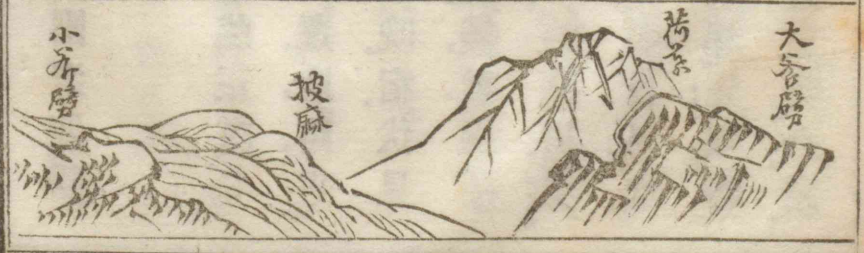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七年，征清軍興。清國大敗。明年清國遣使，請  
 和弭戰。以臺灣歸我。自是全島爲我版圖。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取路東  
 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伏見  
 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者，或瘖  
 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岐蘇川。至  
 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之。翌日夙起。  
 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戶未起。阻以灘  
 聲喧騰，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艤舟來。

岐蘇川  
古京  
玉四



迎日已加辰。乃發舟狹長薄板爲之。呼爲鷓飼。兒纔十  
 三歲耳。父在舳。兒在艫。各持橈。操縱甚習。灘急舟走。兩  
 崖巒巘。一時皆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唯見岸行。山走  
 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髮。而紅杜鵑粧點  
 於其閒。猩血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綏綏灑灑墜於  
 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  
 或若渴驢飲澗。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相閒。敝率作  
 大小斧劈。閒有作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  
 不暇應接。蓋譎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  
 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

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觸之。少誤則壘粉矣。衆懼而默。舟人笑。捩舵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閒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衆望見。歡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若然欲裂。衆復相顧。矍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嘗讀盛廣之鄜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

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爲可恨已。又三里。抵笠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暝坐良久。乃止。進鱖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闊。水愈緩。險阻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搯搯甚勞。榜聲喧聒。使人煩寃。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尙高。謝遣舟人。登陸而行。至四日市宿焉。自伏見至此。殆爲二日半路程。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飄風衆在。

行旅。倥偬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行。爲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爲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之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領。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勵行之人。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續養蠶新論序

中村正直

衣食者。生人之源。而耕織者。古今之所重。此固不待言。抑自海關禁弛。而絹絲爲出口要品之一。世人競以植桑養蠶爲業。營營逐逐。第知爭利。而予獨有感于田島子寧氏之誠心實意。積試驗。務觀察。得新見。而著茲書焉。前編既刻于明治壬申。名公鉅卿。詩人文士。極口稱贊。四方之人。爭相購求。以從其言。施之實事。無不獲益。今茲丙子。又著續編。來索余敘。受而讀之。蓋亦得於試驗觀察。沈思研求之餘者。而不愧于新論之名矣。余嘗謂人心之痼疾。在于守舊不變。而世道之上進。在于修善日新。雖然修善日新。豈易事哉。其惟誠心實意。求之。

懇切者能之乎。其惟精益求精。不以既得者為足者。能之乎。其惟勤勉忍耐。期功于久遠。而不謀利于目前者。能之乎。其惟志在利濟。克合天心者。能之乎。顧子寧氏父子兩世。從事于養蠶。不以其既得者為足。而汲汲修善。日新之事。是求。既著前編。得譽于一世。而自視欲然。誠心實意。益研其業。及歷年所。更有新得之見。又不自秘。以公之于世。嗟夫。使生人之源。充足有餘。而出口之品。生成不竭者。其果在于斯歟。比諸彼營營逐逐。惟利是謀者。奚啻霄壤之異哉。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寧氏有焉。

蠶婦

無名氏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憫農

李紳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日本之茶

日本國志

日本植茶。蓋始於嵯峨帝時。其後中絕。及後鳥羽院文治中。僧千光遊宋。齋江南。茶種歸分。栽於背振。榭尾諸山。茶事復盛。應安以來。以足利義政嗜茶。舉世咸尚之。



後義政命僧珠光眞能眞藝眞相。藻鑿茶具。潤飾茶儀。及豐臣氏。使千宗易修飾之。於是王公以下。逮於庶人。咸尙茶儀。至德川氏。每春遣使於宇治。齋。饗。收茶。而宇治之名益著。製茶之法。至近年漸精。有曰玉露製。尤擅香名。其製法較粗者。曰番茶。碎屑者。曰粉茶。近年又學製紅茶。日本產茶。徧於全國。而以宇治爲最良。開港之先。惟支那商人。於長崎購九州茶。回國再製。以充西商之用。又有和蘭商人。齋茶樹五百本。移植於瓜哇。然西人未有購茶者。及安政六年。橫濱開港。美國商人始稍購茶。此時茶一百斤。不過六七圓。後增至十六七圓。

其後輸額遞加。栽植益盛。至明治二三年。適因支那紅茶有偽造者。爲美人所厭忌。而日本綠茶乘機得以銷售。至明治十一年。輸出至二千八百餘萬斤之多。售於美國者十之九。於英國者十之一。然以製造稍濫。得利轉微。政府頻年設法保護。於明治十二年。開共進會。凡出品者八百四十六家。一千一百七十二品。特選委員。審查其形狀。色澤。火度。水色。茶滓。香味。收藏價格。分別八等。以定優劣。其尤者。給以賞牌。民人奮勵爭進。其豪農富商。自種茶園。有闢地五十餘町之廣。製額二萬餘斤之多者。比之從前。大有進境云。

我邦工業

重野安繹

我邦工業。舊止供給國內。故其規模亦不甚大。至近年。率用蒸氣機關。面目一新。自三都以至諸港市。皆有製造會社。工業夥伴。設大工場。製造之事盛興。其係官設者。有造幣局。印刷局。砲兵工廠。千住製絨所。橫須賀造船所。富岡製絲場等。工業產物。居首要者。為蠶絲。綿絲。布帛。陶磁器。漆器。莞蔴。諸紙。諸油。諸草。諸酒。醬油。燧木等。其他屬工藝技術者。不可勝計。紡績。綿絲。大阪紡績會社。玉島紡績所。岡山紡績會社等。產出最多。布帛成於純絹者。京都西陣尤著。山梨。羣馬。二縣次之。成於純

布者。河內。和泉最多。愛知。奈良。埼玉。栃木。諸縣次之。絹布相間者。京都。栃木。愛知。羣馬。埼玉。岐阜等。諸地多產之。陶磁器。為邦產之尤。佐賀。岐阜。石川。京都。諸地製之最多。佐賀之有田窯。愛知之瀬戶窯。七寶窯。石川之九谷窯。並著名。漆器。東京。描金最優。石川。大阪。京都次之。和歌山。福島。靜岡。愛知。岐阜。岩手。青森。秋田。福井。德島。香川。諸縣亦多產之。青森之津輕塗。德島之半田塗。長崎之沈金塗。愛知之象眼塗。福島之會津塗。秋田之能代塗等。自古有名。莞蔴類。大分。福岡。岡山。石川。諸縣所製。歲各二三百萬枚。諸紙。半紙。美濃紙。居首要。岐阜。埼

玉高知德島愛媛兵庫等諸縣多產之。西洋紙之製。近年漸行。東京大阪二府產額最多。京都埼玉靜岡次之。他爲寥寥。油類有菜種及綿實。各地產之。但綿油九州奧羽滋賀三重諸地無產之者。近年石炭油大行。他油產額漸減。革類率係牛馬鹿三皮。而牛皮居三分之一。近時諸革需要日進。而我邦鮮獸類適之者。故其製造未至盛大。其產最多者。獨有兵庫縣耳。酒類清酒爲多額。而攝津最名。其伊丹灘二地傍近所釀。歲不下三十餘萬石。次之者爲新瀉長野愛知大阪等。醬油所至製之。而千葉縣最多。愛媛兵庫岡山福岡茨城愛知諸縣

次之。燧木製造。大阪兵庫東京爲最。近年輸出海外者益多。其額歲至百萬圓以上。

勸業博覽會

依田百川

臚陳製造工作美術諸物於一場。以普使衆庶審察之。量其優劣。簡其精麤。是爲勸業博覽會。會畢有審查官判定其優劣精麤。授以賞牌若褒狀。誘導獎勵之。精者益精。優者益優。其麤與劣者必勉焉從之。國家富強亦基於此。我邦諸物嘗輸之。奧國維納萬國博覽會爲始。尋而北米合衆國比刺的爾比亞佛國巴里及米國斯哥格皆爲外人所推獎。在內則開會凡四。其三開於東

京。每會益熾。其一開於京都。爲明治廿八年。時有征清大捷。觀者雲集。諸物日精。陳列者二十萬八千餘。其爲工人八萬六千餘。比之首會。增十九萬二千餘。於諸物。增六萬九千餘。於工人。可以知殖產興業之日進矣。會場分爲工業農林機械水產美術等諸館。館區爲府縣。一見以知其盛衰優劣。工業則繡織磁器漆器類。皆係製造諸種。就中京都所出。繡珍友禪染絹精巧美麗。使人目眩。農林則五穀菜蔬蠶繭諸種。生絲茶藍綿砂糖。木材林業方案森林用器。雖不足悅人目。然我富源在於此。不可輕視也。機械則諸般製造機器及電氣機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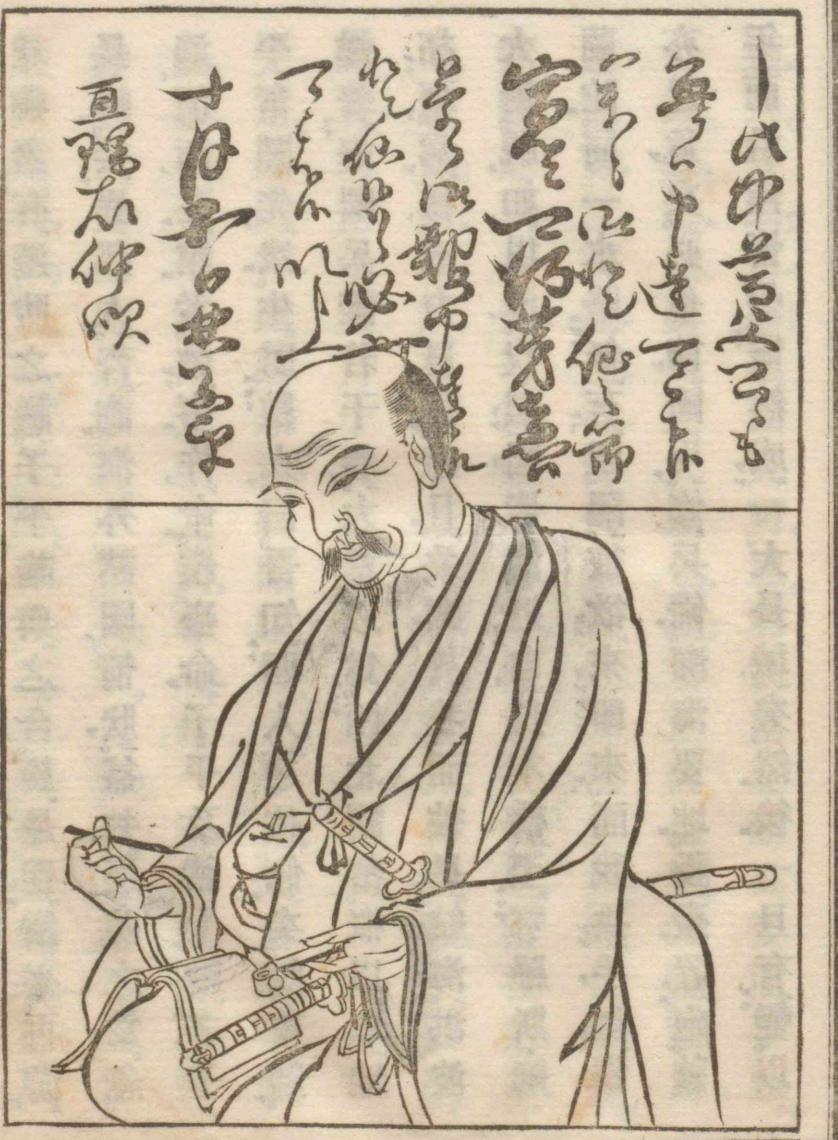
發電器。可借電力以運搬諸物者。獨憾比之他館。其數稍寡。蓋由我學術未精。乏新造機器耳。水產則江海所產魚介類。又昆布海草。有許多異種。別置水族室。蓄羣魚於玻璃器。歷歷可數。亦奇觀也。美術則圖畫彫刻。鏤金嵌金刺繡等。燦爛驚人。又有一種雅致不獨精巧也。動物園飼養牛馬雞豚。羣然蠢然。可以供使用充食料者。凡益於民間者。蓋莫大於此會焉。聚天下諸物於一場觀之。精麤優劣。一目瞭然。故人民慕其優與精。恥其羸與劣。相競相勵。或講其方法。或審其制度。或索其原料。或論其價直。在製造工人。以示工著能。蓋大利於世。

是歐米各國之所以重此會也。

林子平傳

齋藤馨

仙臺有奇士曰林子平。父源五兵衛名良通。仕幕府。有故削籍。而姊既聘為本藩側室。故子平及兄嘉膳皆受藩俸。然子平倜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酣豢於富貴。飽暖自安者。以為是遭變故。則不堪其用也。於是寒素自給。雖襤褸糲食不厭。自視猶在兵陣間。性健步。好遊四方。靡遠弗至。行輒躡屐。如往來隣里者。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也。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害。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前是寓藩暨工藤球卿家。



林子平傳  
齋藤馨  
仙臺有奇士曰林子平。父源五兵衛名良通。仕幕府。有故削籍。而姊既聘為本藩側室。故子平及兄嘉膳皆受藩俸。然子平倜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酣豢於富貴。飽暖自安者。以為是遭變故。則不堪其用也。於是寒素自給。雖襤褸糲食不厭。自視猶在兵陣間。性健步。好遊四方。靡遠弗至。行輒躡屐。如往來隣里者。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也。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害。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前是寓藩暨工藤球卿家。

球卿素有邊防之議。子平論與之合。於是從鎮臺再游長崎。接異邦人咨詢海外諸國情狀。益知邊防之爲急。適清商在館者。激事忤命。鎮臺命子平及諸士勸之。子平奮鬪先衆。生虜數人。曰。吾知西人之伎倆矣。既東歸。遂著海國兵談若干卷。大意以爲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爲務。威力日強。必且朶頤於我。而彼長航海。洪波大濤。視如坦途。我環國皆海。近自日本。橋至鄂羅斯。阿蘭陀。同一水路。無有阻隔。彼欲來即來。而我拱手無備。亦已危矣。必也節國用。修兵備。瀕海要地。設臺置砲。數年而沿岸皆壘。儼然成一大長城矣。然後一旦有變。以

逸待勞。庶可無患。而尤可慮者。我南北諸島。委而不顧。彼或據之。是異日之大患也。因著三國通覽。以論諸島之形勢。二書既上梓。海內未嘗知外寇之如此也。咸謂諸蕃之來。商舶耳。漁船耳。曷有他志。彼張皇無根之事。不過爲釣名計。幕議亦以爲然。命毀梓。且禁錮于仙臺。時寬政壬子五月十六日也。先是閑院宮贈謚未決。物議騷然。子平見樂翁公。公談及其事。子平笑曰。天朝之於幕府。是一家事。縱令有變。亦猶夫妻衽席之爭耳。不至失家也。若夷虜。則是在外之大盜。苟不爲慮。必至併家奪之。安可不憂哉。蓋其以

邊防爲憂也如此。至是子平作六無歌。自號六無齋主人。實以寓逍遙自適之意焉。時輒爲子弟談兵。罵世之講兵主一家。曰甲曰越者曰彼何適用。苟欲適用。不若讀古戰記錄。而察其勝敗之由。爲有得也。又見子弟之讀書者曰讀書可也。然足迹遍天下者。然後讀書亦足以爲用。卿輩足未嘗出里閭。何足爲用哉。歲嘗饑。爲藩老佐藤伊賀著富國策。以爲東海多鯨。苟能捕之。亦足以助國用。其他陳省費濟財之術。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焉。又著父兄訓。蓋謂前是童蒙有訓。然今之世。父兄亦不可無訓也。隨筆雜記有數卷。皆居常聞見所得。巨

細盡載。亦多裨人者。同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皆以奇士稱。然不與子平合。初子平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正之慷慨論時事。涕隨言下。狀子平曰。彼有泣癖耳。今時昇平。奚以泣爲。即可憂者。唯邊防。而彼一泣外。計無所出。公亦以彼爲善。不知一旦外寇之變。將坐待神風於萬一耶。秀實亦嘗訪子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罵曰。何物措大。鄙野乃爾。秀實亦忿曰。田舍翁之慢人。亦至此耶。不交他語而去。子平既廢。閱歲沒。其後十餘年。東陸果有鄂虜之變。秀實服其先見。上閣老書曰。祭子平之墓。而謝其靈可也。及幕議修邊防。蓋亦有取於

其言追賜赦。姪某始封其墓。事在天保壬寅。距其死凡五十年。子平名友直。子平其字也。

論曰。余在鄉。常從互理往齋游。往齋即受兵。於子平者也。嘗為余言曰。子平為人磊落。而守己謹嚴。尤有可稱焉。子平自禁錮之後。幽居一室。人或謂之曰。子雖禁錮。事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且歲月已久。雖閒出游。莫或知者。何不出訪隣里友朋。而自消遣也。子平曰。日月在天。人可欺也。天可欺哉。因作國歌以自述。至死未嘗隻步出戶庭。噫。子平之自守如此。豈特一奇士而已哉。

格言二則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蜀志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唐書

讀史最有益 畜德錄

薛文清先生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見識。

科倫布檢出新地 米利堅志

大地體圓如球。分為兩大陸。一曰東半球。一曰西半球。中閒有二大洋隔之。歐羅巴亞細亞亞非利加。是為東半球。南北亞米利加。是為西半球。亞細亞亞米利加中



開大洋。曰太平洋。歐羅巴亞米利加中間大洋。曰太西洋。非航此二洋。則不可週行全地。距今四百年前。地學未開。不知地體圓轉之理。皆謂航海至地盡處。則顛墜鬼界。或謂大洋地盡處。有怪物充斥焉。葡萄牙以西八百里。有亞藏爾島。航海者皆謂。自是以西。無復國土。伊太利國熱那亞人有科倫布者。其家甚貧。然父母教育有法。布幼好航海。一日舟中失火。舟人皆焚死。布獨投海。僅免。而猶不懲艾。愈講航海術。年既長。遍游諸國。遂悟地如圓球之理。以為大洋西必當有一大陸。與亞細亞地相接。其地無不可航之理也。會有一異樹。漂海濱。

人人異之。後二人尸漂至亞藏爾島。皆不似歐羅巴亞非利加人。布於是益信西方有國。欲往覓之。家貧無可裝舟。屢以是事說鄉人。皆大笑。乃歷說歐州諸國。無敢顧之者。後見葡萄牙國王。說是事。王嘉其說。而欲其功出己。不敢任布。命大臣督其事。事遂不成。當是時。西班牙王及其后以色罷喇。以聰明聞。將往說之。途中窮甚。乞食以哺其子。至西班牙會西班牙與莫臥兒戰不決。無由見王。乃鬻地圖以自給。每見人。必說是事。聞者嘲笑。然而布益自信不疑。得見西班牙王。說是事。王為然。唯兵荒後。國計窮困。無由給其資。先令大臣有才能者。

與布會論於薩拉蒙加。大臣固非笑布曰：汝以地體爲圓，果如汝說，則地底國土，兩雪倒下，物類亦必倒墜。舟至凸處，不可復航。天下安有此理？布反覆爭論，皆大笑。不敢應。布大失望，猶望王后或信其說。見后說之，后既爲諸大臣所蔽，無意用布。布將行，后有所思，召布縱論。后知其理不誣，遂排群議，使布航海驗其說。以兵後帑藏匱乏，典寶玉粧具，給布大船一，小船二，募水手九十人，行覓新地。

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解纜於安達慮西亞之巴魯斯港。布時年五十七，向西而駛，二十餘日，水天

無際，不見陸地。水手欲反舟，布不聽。且諭曰：此事成，則當得大賞。否則國后嚴明，必正欺罔之罪。更行數日，不見國土。水手疑懼，謀投布於海，以反舟。布揣知之，與衆約，從今三日，不見陸地，則返棹。愈行，水漸淺，時見小鳥群飛，及樹枝結菓者，隨波漂來，知其近陸地。愈進，夜半一水手忽報曰：有陸，有陸。衆喜極，欲狂拜布，謝日來之無禮。天明日出，見海岸一帶，奇卉異葩，鬱蒼連天。土人立岸上，注視布船，大駭，以爲神乘大鳥而至。蓋以船爲大鳥，以白帆爲鳥翼也。布率衆上陸，拜跪嘗土，拜上帝，祝其成功。時十月十二日也。此地卽南北亞米利加中

閒。巴哈麻諸嶋之一。布誤認爲印度西極海岸。遂稱曰西印度。名其繫舟處曰桑撒窠突兒。桑撒窠突兒。洋語神聖救護也。是時南北亞米利加全州草昧未闢。灌莽叢雜。獸蹄鳥跡所在充斥。土人面紅帶銅色。裸體跣足。窟居野處。以樹皮獸革構屋。僅蔽風雨。殆盤古世之人也。布欲更覓新地。乃裝三船發達古巴海地二島。一船摧不中用。乃令所載諸人土着于此。載土人及產物而歸。途遭颶風。舟殆覆。布度不免。乃書檢出新地始末。封納桶中投之海。蓋期其漂入歐羅巴人手也。幸蒙天帝之愛護。風波漸收。得達西班牙某港。祝砲一發。國人知

其爲布船。岸上出看者如堵。無不驚愕。見其所携亞米利加人。殆如來自月世界者。布朝見王及后大喜。賞以爵。

吉田佐久閒二氏下獄

岡千仞

長州藩士吉田寅次。英邁不群。少講韜略。藩主聽其講。孫吳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遊學。江戶用心。時事米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閒修理。修洋學。講砲術。以慷慨論時事爲一時所宗。上書阿部勢州。論開航海學爲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

下之盟。寅次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己。兵家第一義。我邦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西。幾何不長。彼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外各國。修理亦深以用閒爲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橫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意以爲私見米人。懇請附乘。可以達素志。夜會同友。語志衆拊髀贊之。鼎藏沈吟久之。曰。徒危身耳。寅次奮曰。成否天也。豈可坐失機會乎。揮袂而起。

金子貞吉。微者也。從寅次受學。慷慨請從。乃赴下田。夜棹小舟。近米艦。艦卒堅拒。不得乘艦。翌日途見米人。投書陳情。曰。僕輩不幸。生東洋一小島。周游國內。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周游五洲。何啻甕鷄於鵬鯤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僕輩局束一隅。自諸君大艦大砲。豪游五洲者而觀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果爲何如。願諸君收僕等二人爲役卒。令得一游海外。是夜駕漁船。近艦。艦無梯索。解帶縛棹竿。攀艦。米人知其有所請。指示本艦。乃棹達本艦。攀梯索。艦人恠訝。手執棍。揮擢一人。執手板上。示晝閒所投。

書曰。督將嘉二君志。唯兩國禁私交。君等盍請官游海外。貞吉加手其頸曰。僕等已犯國法。還則斬戮。米人曰。暮夜無知者。寅次請見解漢文者。筆陳情事。不許驅迫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爲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寅次仰天大息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貞吉曰。盍首實。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米人報狀。官吏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刀行李。發卒索捕二人。囚一村家。有三米人。過其前。愍然近視。寅次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

卅。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果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臥樊籠之中。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嗟呼。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發使告官吏曰。此人容貌魁梧。志氣不凡。余爲貴國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得修理送別詩。修理固以慷慨論事。爲俗吏所指目。乃并逮修理下獄。詰狀。寅次勵聲曰。吾豈受人旨而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延首伏戮。貫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受人指導也。吏爲之改容。九月嘉永六年檻致二人。其藩輿僅半開。交膝起臥。貞吉不勝斬辱。憤恚罵詈。

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鱈。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閒。寅次正色曰。不知命則無以爲君子。貞吉謝曰。吾病熱喪心。乃爾。二人坐獄踰歲。貞吉瘐死。藩主固奇寅次。錮諸其家。許集弟徒講書。修理亦錮。本藩志士下獄。始于此。

士規七則

吉田矩方

披繙冊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即讀不行。苟讀而行之。則雖千萬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言諸。今亦詎傷焉。作士規七則。

一凡生爲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二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爲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正大。皆由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尙友。君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擇交。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亦可以爲成人矣。

三計塾記

安井衡

三計者何。一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壯之時也。何以名吾塾。慮諸生之晏起與春嬉也。凡遊吾塾者。皆有志於此道者也。何爲過慮。其晏起與春

嬉也。人少則恃於年。氣盛則動於物。恃於年而動於物。惰嬉之所由生也。惰嬉既生。則一生之計亦荒矣。物之生於天地間。唯人爲貴。而我得爲人。人以男爲貴。而我得爲男。男以士爲貴。而我得爲士。天之與我厚矣。而君父資我。使我學。至大至高之道。則又士中之最厚者也。而終不能自標異於世。蠢蠢乎遊嬉於走尸行肉之中。以爲得計。與虱棲禪。何擇。故入吾塾者。不可不思三者之計也。思之有術焉。一生之計在一年。一年之計在一日。日復一日。心與習化。見夫惰嬉者。邈焉不接于心。然後天與君父之恩。皆可得而報。而我之所以爲貴者伸。

矣。此三計之本也。

習說

尾藤孝肇

兩兒相嬉，在於閭巷之中。跨竹而走，驅犬而鬪。其所爲莫不相似也。稍長，各異趨舍。日疎月遠，其所爲莫不相反也。訖其壯也，乃一猪一龍。奚啻韓子所言而已哉。嗚呼。此何故也。豈非習使之然也歟。是故習可以成智，可以爲愚，可以爲賢，可以爲不肖。習之於人，所係其不大乎。吾視馬之習于火者，聞災卽嘶，見燄卽馳，與常馬慄而却走者，殆如殊其類。故君子慎乎習，習而不懈，何憂其無成焉。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於人，其可

不慎哉。

與麟嶼童子書

太宰 純

孟冬早寒。麟嶼童君足下。無恙。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今純不見足下，實三秋矣。若詩人賦之，將以爲何如乎。可謂疎闊甚矣。方今雷收聲已久，想足下神氣漸復。夫萬物得雷而蘇，足下聞雷，則惛伏幾絕，異哉。足下近日讀何書，講何業。晝短夜長，非篝燈爛爛以繼晷，無以補不足。古人有鑿壁者，其勤苦爲如何哉。純觀足下於學，得無如王公大人，以學爲戲，以消日乎。夫足下雖非布衣，然儒生也。不幸早以神童聞，幸而蒙國恩，賜食廩



粟列文學奉朝請。雖少不可以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  
穉而日誦六經古文數千言者。純自識足下以來。數年  
于茲。未聞足下有所誦讀。以今日較前年。亦未見其有  
所進。而所進者吹笛耳。近來足下聲價頗減。豈徒然哉。  
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  
下其思諸。肥後有水足生者。奇才也。其年初十六時。遣  
徂徠先生書質問經傳中疑事數款。足下或聞之。今足  
下十六之歲將暮。自度能及水足生乎否。純性好直言。  
而辱足下之知。是以盡言如此。幸勿以爲謗。已。純頓首。

偶成

朱熹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桂林莊雜詠示諸生

節錄

廣瀨建

休道他鄉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親。  
柴扉曉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

冬夜讀書

菅晉帥

雪擁山堂樹影深。檐鈴不動夜沈沈。  
閑收亂帙思疑義。一穗青燈萬古心。

深思

唐彪

微言精義古人難以明言而待人自悟者。可將其書熟

讀成誦取而思之。今日不徹。明日更思。今歲不徹。明歲復思。數年之後。或得于他書。或觸于他物。或通于他事。忽然心竅頓開。從前疑義。透底了徹。有不期解而自解者。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告之。余謂鬼神無他。即吾心之靈也。

文章改竄之法

唐 彪

文章初脫稿時。弊病多不自覺。過數月後。始能改竄。其故何也。凡人作文。心思一時多不能徧到。過數月後。遺漏之義。始能見及。故易改也。又當其時。執著此意。即不

能轉改他意。異時心意虛平。無所執著。前日所作。有未是處。俱能辨之。所以易改。故欲文之佳者。脫稿時。固宜推敲。後此尤不可不修飾潤色也。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齋藤正謙

余在攝。既浹辰。遂將入京。久聞箕面之勝冠。於畿甸。謀迂路。過觀。二十七日。下午發大阪。東北渡。長柄川。行五里。至山下。盤廻而上。則淨境別開。清溪奔駛。紅欄橋架焉。此閒竹經松緯。一往幽折。心甚樂之。但日昏黑。寺門閉矣。投宿門前茶店。背即溪。終夜有聲。琅然到枕。明且門開。至觀音堂。稍前。左右有磴。左爲行者堂。右爲辨天

宮竝宏麗。合名之曰瀧安寺。滿山皆楓。爛然飽霜。色如  
 渥丹。綺錯水巖之間。時有墜錦點波。杳然流去。談者多  
 言其勝在高雄之上。意然出後門。沿徑而行。楓盡松來。  
 水竈石出。有巨巖竦峙。大如夏屋。曰唐人戾。戾之爲言  
 反也。相傳昔有外國人來遊。至此畏險。反去。故名。更進  
 聞大聲鞺鞳。震山谷。徑轉望見瀑布。掛絕壁。長可二百  
 尺。潰珠飛空。跳擲而下。至潭底。復逆上。輒轟然雷動。有  
 一佛堂。面瀑。登觀焉。凜然魄悸。不能久留而去。聞近畿  
 瀑布。以那智爲第一。此瀑亞之。想當然。且此瀑直下。略  
 不遲回。比之曳布瀑。曲折而下者。其勝各異。曲者委蛇

著態。小品之文也。直者奔放。駕勢。大篇之文也。或謂文  
 貴曲而賤直。非通論也。余觀二瀑。而知文有大小之別  
 矣。自堂右躡磴而上。出瀑頂。頂凹蓄碧。方三丈。上流灌  
 注。底深不測。蓋瀑之源也。從後門至此。凡十八町。又一  
 里許。至勝尾寺。中堂安觀音大士。爲西國三十三所之  
 一。出前門。下阪五十町。至郡山。遂北上入京。數日往遊  
 高雄及東福寺。兩地之楓。冠於都下。號稱勝區。然余終  
 不能忘箕面之勝矣。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

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sup>ハコノハ</sup>

霧島山に登る記

西遊記

むかし天地いまだ開けざりし時、諾冊二柱の御神、天の浮橋の上より、霧の海をながめ下し給ふに、島の如くに見ゆるものあり。二柱の御神、天のぬぼこを以て、これを探り給ふに、國なりければ、則ちこの處に跡を垂れ給ふ。これ霧島山と名づくる由來にして、その銚を逆しまに下し給ひしが、今に至り、そのままに此の山の絶頂にたちてあるを、天の逆銚といふ。誠に神代の舊物にして、奇絶の品、また外にこれに比すべきものなし。人人皆珍らしと尊びて、拜せむことを希ふと雖も、この霧島山格別

の高山にして、殊に火燃え風動き、その外種類の神變不思議、怪珍異奇多く、登るもの不時に紛失することなど、毎度の事ゆゑ、薩州の人と雖も、おそれて絶頂に至るもの少し。

予久しく、この逆銚の事を聞き居て、ゆかしく思ひ居つれば、鹿兒島逗留の時節、志を起して登らんとす。然るに山中奇怪多しと聞けば、召し連れし僕などは、凡庸の者なれば、若し恐れて紛失などせば、悪しかるべしと思案して、旅宿に集會の人の中にて、選びしに、旅宿の近きあたり、年若き勇壯の男子ありて、われこそ其の山へ同道すべけれといひしかば、則ち打ち連れて、只二人霜月

八日といふに、薩州鹿兒島を立ちて日向國に赴く。薩隅・日三州は、嚴寒の時と雖も、雪霜を知らぬといふ程の暖國なれば、かかる高山へも霜月に登らるるなり。ことにこの年は格別暖氣の年にて、この頃やうやう綿入一つ著る位の事なりしかば、少し時節もおくれしかと思ひ立ちしなり。翌日の朝霧志を越し、霧島山に入り、數十町のぼりて、霧島の宮居の前に著く。二神垂跡の地なれば、宮居今に至りて、殊に美々しく、この近國にての大社なり。伏し拜みて、黄昏におよびぬれば、傍の山下坊といふ坊に宿す。この坊にて先達の案内者を宵の間に雇ひ、翌朝夜の間

より登山す。雜樹生ひ茂り、日影だに洩れざる程の山を、しかとしたる道筋も見えざるに、ただ案内者のあとに従ひ、ひたのぼりにのぼる。その間奇樹異草、名も知らず。目なれぬもの、いと多し。こは南方暖氣の山なれば、生ふる草の品類も、多きなるべし。概して草木の種類は、北國の山などよりも、格別に多し。かくの如き所、五十町を登りつくせば、それより上は、樹木一本もなし。ただ芝の如き草のみ生ひたり。そこに至れば、四方豁達とうちはれ、薩隅・日の三州、一望の中に入りて、衆山は波濤の如く、大海は青疊を敷きたるが如し。その中に櫻島山、突然と秀でて、さながら盆石をおきたるが如く、その頂より、白き

煙、四時に立ちのぼるは、恰も香爐などのやうなり。景色無雙筆に盡し難し。さて又草ばかりの山を登ること、更に五十町、それより上は草もなく、ただ栗ほどの焼石ばかりなり。此處に至りて、登り益急峻なり。次第に登るに隨ひて、天地の氣色、やや變じ、不時に下の方より、雨そそぎ來り、或は風横さまに巻き來りて、又眺望の暇なし。それより二十町も登りて、馬の脊越せきごといふ處に至る。こは又の名を御鉢めぐりともいふ。この處は、のぼらずして、平に行くと雖も、左右皆谷にて、劔の刃の上を行くが如く、足のふむ所、纔に馬の脊中程なれば、馬の脊越とはいふなり。足をはこべば、栗の如くなる焼石、左右の谷へな

だれ落つ。その行くところの狭きを知るべし。さて左の方は萬仞の谷にて、底は雲にて眼及ばず。右の谷は、深さ三四町、或は五六町にて、谷にみちて、猛火燃えあがる。この馬の脊越に、かかりて後は、只何となく震動して、地軸只今くだけ折れて、この山微塵に成るべきやうに覺ゆ。又、腥く、えもいはぬ氣、吹き來り、或は墨の如くなる雲、うづまき來り、同行の者さへも、一向にかくるることもあり。或は前後左右に、異形の雲烟あらはれ、鬼神の如く、佛神の如きこともあり。或は足もとより、虹たちのほり、豎横になびきて、織りなせるが如くなることもあり。又、天地共に金色こんじきになることもあり。その外奇怪不思議な

なかいふも愚かなり。靜にこれを考ふるに、これ皆谷一面の猛火によりて、又陰氣も集まり來り、火の上に雨そそぎ、雲霧覆ふが故に、水火相激して、震動雷電し、又水火薰蒸によりて、種種の形見ゆるなり。又硫黃焰硝の氣あるうへ、それに水をそそぎたる故、種種の臭も出づるなり。又折折一陣の烈風吹き來ることあり。この時は、先達教へて、急にうつ臥に倒れ伏さしむ。はらばひにならざれば、風の爲めにこの身をとられて、猛火の中に舞ひ落さるるなり。折節は風の爲めに取らるる者ある故に、この山にては、紛失する人多しといふなり。予も殊にこの風を恐れて、少しの風にも急にうつぶしになり、地に取

りつきて、風に放たれざるやうにせり。しばしにて、又忽に風もやみ、空はるることもあるなり。須臾の變幻定りあることなし。この處にかかりしより、さしも勇氣の若者も、大に恐れ、足戰きて、立つこと能はず。されど予と先達と前後より介抱して、色色と恥ぢしめ勵まし、しばしが程は、引きゆきしかど、後には、目見えず、顔色變ぜしかば、いかにともし難く、殆ど、迷惑に及びしに、先達いふやう、今日は山も格別にあらし。殊に、かかる人引具し行かむこと、いかにも叶ふべからず。登山もこれまでなり、これより、下山すべしといへば、力及ばず、本意なくも、それより下る。

さてそれより纒に十町ばかりを下れば、天氣清朗にして、風徐に、四方の眺望はじめの如し。しばらく休息して、焼飯など食し、心を鎮めしかば、若者も、けしき常の如くにして、さきには、いかにして、かばかりは、おそろしかりつるにかと、三人うち笑ふ程なり。われつくづく思ふに、かかることのありて、妨げにもなるべからむかとして、凡庸の人を、同道せざりしなり。然るに今若者がために、予までも、絶頂をきはめずして、これより下山せむこと、生涯の遺憾なるべし。何とぞして、一人なりとも、登りたきものをと、思ひめぐらして、先達にこれより絶頂までは、道程いかほどあるかと問ふに、馬の脊越の長さ八町、そ

れを過ぎて急に登る處、十町ばかりもやあらむといふ。さらば纒の道なり、紛れ道やあると問ふに、兩方谷なれば、紛るべき道なしと答ふ。さらばあまり残念なれば、予は獨歩して絶頂に登るべし。この處に、若者を守り居て、予が下り來るを待ちくれよとて、とどむるをも聽かて、再び登るに、前の馬の脊越に至れば、天地忽ち變じて、又はじめの如し。先達がをしへに任せ、折折はうつぶしになりて、風をさけ、千辛萬苦して、馬の脊越八町が間、走りぬけたるに、先達がいひし如く、それよりは眞直に登る處あり。この處に至れば、天地又、常の如くにして、奇怪なし。只息をかぎりに登る程に、遂に絶頂に至れり。絶頂は、



尖りて、纔の地面に、天の逆錐あり。そを見つけたる時の  
うれしさ、何にかたとへむ。逆錐のありさま、全體は、唐金  
の如くに見ゆれども、風霜にさらせるものなれば、青く  
錆びて、しかとは知れ難し。長さ一丈ばかり、ふとさ大い  
なる竹程にて、さかさまに、地中に立ち、その石突の端の  
處に、南面に、鬼面の如きもの見ゆ。これも風霜にさらさ  
れたれば、鼻目しかとは見がたし。土中に入りたる先の  
方は、何程深く入りたるか知るべからず。只絶頂にこの  
錐一本のみにて、外に堂宇等の如きもの一つもなし。神  
代の舊物なりや、その程は知らずと雖も、三百年五百年  
位の近き物とは見えず。天下の奇品なり。しばらく、この

絶頂に徘徊するに、天氣清朗にして、四方目の及ぶ限り、  
見え渡り、その心地よきこと、今に忘れ難し。されども、か  
かる處は、久しく留るべきにあらざれば、急ぎ下りたる  
に、馬の脊越に至れば、又前の如く、天地晦冥にして、怪異  
甚し。悉く筆に盡すべきにあらず。殊に山上の有様は、人  
間に洩さざる山法なり。恙なく馬の脊越をこえて、ひた  
下りに下るに、遙の下に、先達若者かすかに見えて、大い  
さ豆の如し。嬉しくして急ぐ程に、下るとはなしに、すべ  
り落ちて、須臾の間に二人の前に著きぬ。恙をかりしこ  
とをのみ、ともに悦び、その夜くれ過ぐる頃、宮居の傍の  
坊にかへりぬ。

唯この山の高く、しかも廣く大いなること無量なり。麓の周圍三十六里、山の中に大いなる池五六十もあり。中にも、大波の池、紫の池などは、周圍三里もありて、湖水の如しといふ。此の山には、蝟蛇多く住みて、池の邊最も多く、樵者と雖も、池の邊には行く事なし。もし池近くを通る時には、無言にて通るなり。人語の響を聞けば、大蛇必ず出て、人を呑むといふ。又野馬といふものありて、形馬の如く、髪長くして地に引き、恐ろしき姿の獸なれども、人を害する事なしとなり。予が山に登りし時も、初めに案内の者、此の事をいひて、もし見給ふとも、驚き給ふべからずといひしが、予も、もし見たらば、珍らしかるべし。

と思ひしかども、折悪しくて、出でざりき。その外、種々の毒蛇、惡獸、大蜘蛛、大蝦蟇等夥しとなり。是は南國ゆゑ、かかる高山深谷なれども、雪封ずることなく、常に暖氣なる上に、格別に廣くて、人跡通はざる幽僻の處多きゆゑに、萬物生じ易く、冬も蟄せずして、かかるものども多しと思はる。北國にも、越中立山などは、高く廣きこと、霧島山に劣らざれども、四時雪封じて、生類は住むことなり。難きゆゑ、毒蛇猛獸あることなし。唯鳥獸草木の種類多きは、天下此の霧島山に勝る處は、あらじとぞ覺ゆる。又、山中に温泉の湧く處も、數十ヶ所あり。硫黄の出づる谷もあり。水精は馬の脊越邊の谷底に、日蔭に輝き、遙に

鏡の如く、或は月出の如く見ゆるもの、處々にあり。其の大いなること思ひやるべし。然れども絶嶮の處にて行き難く、殊には其の邊神變不思議多ければ、砂壹粒といへども、山神の怒に觸れんとて、取る人なし。又、黒尊とて、千丈の黒岩、谷底より生えぬきたるあり、奇絶言語に及ばず。其の外、色々の珍奇、いひ悉すべからず。此の山中に、一月も二月もありて、見廻らば面白きこと限りあるべからず。されども、なかなか仙骨を得ざれば、協ひ難きことなり。總べて天下の高山は、役の小角、釋泰澄などの、開山多きに、此の霧島山のみ、佛者の未だ手を著けざる所にして、唯開山は、諾冊の二神とやいふべき。誠に珍らし

き山なり。

右漢譯文

安積 信

橋南谿東西遊記。山川物産之奇。祭如列眉。其中霧島山。尤倬詭。讀之不勝神往。因譯國字爲漢文。以充臥遊。與同好者共焉。

霧島山在日向州。高四十里。周迴三百六十里。相傳鴻荒之始。諾冊二神。從天橋俯視。見海霧中有小島。乃以銚探之。遂降臨。因以名焉。其銚至今。倒立山頂。世稱之天倒銚。誠神聖之靈蹟。邃古之遺器也。但峰巒崇峻。巖谷深岨。多風火雷電之異。登者往往失所在。故能極其

巔而觀。所謂倒鋒者。少矣。南谿遊西州。抵甕島。因欲登觀焉。而非有膽力者。不可偕。會一少年乞結伴。意氣甚可壯。乃以仲冬初八發。大抵日薩隅三州。瀕南海。氣候溫暖。雖嚴冬。不見冰雪。是歲最暖。惟御一綿衣。經水陸二日。始達山下。陟八里許。有廟甚宏麗。晚投祝史家。詰朝倩嚮導。俱登喬木摩天。陰翳晝晦。惟踐導者之跡而進。直上十五里。童然無草樹。四望空闊。三州諸山環拱起伏。如翠浪遙見。海水汪洋中。孤峰突起。儼然瑠璃盤上。一點螺也。導者云。是薩之櫻島山。又登十五里。山益峻。燒石大如栗者。撒布路上。天忽晦冥。暴風揚沙。怪雨

霏霏。自谷底倒捲而上。不覺毛髮森豎。又登八九里。路稍夷。而左則絕壑萬仞。雲烟密布。黝不見其底。右亦浚谷數十丈。中間通人處。如行馬鬣上。曰馬脊。越稍進。燒石隨步崩下。鑿鑿有聲。須臾。猛火炎熾。發于谷中。雷電殷輶。山鳴谷應。腥臭之氣撲鼻。或玄雲如潑墨。澎湃匝地。咫尺不辨。往來翕霍。倏聚倏散。作鬼神佛陀諸靈異之狀。或白虹一道自脚底起。直上天半。或光怪閃爍。天地變為黃金色。步武變幻。不可方物。蓋硫黃芒硝之氣鬱積谷中。陽火自燃。陰氣應之。爆然震激。現種種變怪。爾特可畏者。橫風時來。勢如奔馬。稍不慎。則為所捲去。

頓爲火坑之鬼。所謂登者失所在。皆是物也。導者切加驚戒。每風至。即全體俯地。既過復起行。如是者數次。心悸骨驚。疑入阿鼻獄。少年尤震懼。五色無主。踟步不絕。前導者曰。此子震懼如是。不亟返。禍不可測矣。遂扶掖而下。僅三里許。天氣清朗如初。相與探囊中搏飯啖之。少年色始定。

南谿獨咄咄。以不觀天錚爲至憾。因問。從此至絕頂幾里。曰。不過十里。南谿笑曰。是不難到。子與少年待之可也。投袂獨往。抵馬脊越。天色俄變。震電發作。滋甚。備歷辛艱。遂以達于巔。果有物焉。質如精鐵。大如鉅竹。長丈

餘。倒立地中。其鐵鏤若鬼面者。碧鏽沈蝕。古色可掬。雖未可必其爲太古遺器。而決非五百年來物也。巔無堂宇。無草木。徘徊四顧。天朗日麗。碧漢萬里。凡數州山川城邑。攢簇杳蹙。若覆簣。若聚米。神氣浩然。有羽駕凌雲之懷。但靈境不可久駐。急覓來路而歸。過馬脊越數百步。遙見導者與少年。地坐偶語。長僅寸餘。如畫中所覩。既至皆欣幸。加手於額。相扶下山。

大都天下名山。刊木通路。自役小角。釋泰澄始。故爲緇流所占據。梵唄之聲相屬。獨此山以諾册二神爲開山祖。眞天下之靈境也哉。山中多奇樹異草。水精之屬。大

池五十餘。池畔多蚺蛇。聞人語輒出噬之。雖樵夫畏而不敢過。多野馬。形極詭異。鬚鬣長委地。多大蝦蟆。大蜘蛛焉。

山岡靜山先生傳

中村正直

近來槍法之絕技者。莫踰于山岡先生焉。先生名正。視字子嚴。通稱紀一郎。號靜山。江戶人家。世仕幕府。爲人剛直不阿。重朴素。尙氣節。篤于人倫。家不甚富。而食客滿門。後多出名士。事親孝。父歿。母多病。先生看護匪懈。書室揭牌曰。七之日省墓。三八聽講。一六按摩。以按摩立課。古今所絕無也。每夜談武藝。閒雜以忠孝節義事。

先生幼時。刀槍射騎。泅水讀書習字。無不發憤勉勵。年十九時。有所省悟。慨然曰。我自今專精學槍而已矣。及二十二歲。名轟都下。所用長槍曰。刃心槍。其源出於菅丞相道真。云。當是時。筑後柳川人南里紀介。以技鳴于海內。及其遊江戶。先生就問焉。南里將歸國。欲與先生一較。以告別。於是相較試法。起辰至午。神出鬼沒。輸贏未判。所操各槍。鋒尖摧破。短寸餘矣。世之槍術者。流失精神活潑之妙機。遺血戰之實境。徒務花法美觀者。比諸先生之技。直等兒戲耳。嘗患疔。發於鼻下。痛甚。操技如常。衆醫止之不聽。月餘又愈。又患瘡。每顫起入場。與

弟子較技。以此去瘡。先生所操木槍。重有四斤者。七斤者。十五斤者。安政乙卯六月晦。暴卒。年二十七。先卒一日。母氏視先生。使重槍。患其太憊。先生曰。兒操之。易易耳。翌日。自曉至午。與諸弟子操習如常。但見肉色頗白。肌膚無澤。弟子以告。先生笑而不言。是日卒。先生技既稱神妙。又以德行聞。嘗代母氏。賽于西郊佛寺。有衆可二十人。圍繞一人。拳撻交下。鮮血淋漓。垂死。先生謂衆曰。何物狂奴。敢行毆擊。仆地者哀叫曰。山岡先生請救我。先生向衆。懇喻弗聽。於是突入群中。喝曰。竊鳥入懷。獵夫不殺。況士人之求救。而我忍坐視乎。汝之敵。卽我

也。請來與我鬪矣。衆不敢動。先生視仆地者。乃舊嘗執贊習技。後背去者也。其人借金于衆。不還。故今遭此厄。先生爲償其金。別取數金。與其人。加規戒。而遣之。先生嘗曰。凡欲勝乎人。須先修德于己。德勝而敵自屈。是之爲真勝。若謂技藝。可由擊刺而得。則大謬矣。欲精乎技。須先禁飲酒遊行。必也無時。而不存精神于技。無事而不出誠實之心。則臻于妙境。可庶幾也。又曰。人之所宜戒者。驕傲也。一驕入心。百藝皆廢矣。回視既往。我亦不免。每一念至此。慚悔汗下也。先生學槍。勉強非凡。嘗慨昇平日久。士風柔惰。自期。跂及古之士。庶幾緩急應用。

嚴冬寒夜。以繩約腹。敲冰灌水。滿身淋漓。東拜日光廟。叩首默禱。丑時入場。操十五斤槍。作突衝勢。或三千。或五千。或自黃昏至。鷄鳴三萬。嘗斫竹七尺許。把之。蹈高履。與弟子試較。不異于槍。或操鐵扇。以敵槍手。二夜月明。先生起臥不安。母氏怪問之。先生曰。如此良夜。豈忍舍慈母而眠乎。母子竝坐。玩月賞心樂事。安知其不可再乎。母氏凄然曰。何得此不祥之語乎。後旬餘。先生果歿。小田又藏者。奇男子也。慕先生風。著其行狀。甚備。贊曰。余不知先生。知其同胞弟高橋泥舟君。君槍法之妙。海內無雙。得無非友于切磋薰陶之功乎。君居與余

近。止隔一水。昕夕過從。吾師佐藤一齋翁曰。一藝之士。皆可語。余既聞君談武事。每有所得。今又從君。借先生行狀。約而作之。傳庶乎世之少年。讀之。而有所感發奮興焉。

日本刀說

阪田丈平

日本刀之利。赫然於萬國矣。然懦夫執焉。嬰兒狎之。弱將執焉。敵國輕之。庸君執焉。夷狄侮之。而亂臣得以弑其君。賊子得以弑其父。執非其人。果不可歟。然則恃刀。不如恃人。磨日本刀。不如磨日本膽也。今也人之不恃。膽之不磨。是非榮辱來襲。而不知拒。聲色貨利來侵。而



不知防。揚揚然橫三尺秋水。一庸夫當前焉。強夫則悍然抗之。懦夫則戰慄避之。其何問敵國哉。其何問夷狄哉。所謂日本膽何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夫仁義忠孝人之固有。而列聖之所以維持世道人心於千萬年。善磨之。則其光芒威靈足寒姦賊之心。而禦腥膻之侮矣。嗚呼。是人也。直可執日本刀也。故藤原氏能誅入鹿。北條氏能攘蒙古。名和楠氏諸將能復王室。是豈非不恃刀而恃人。不磨刀而磨膽之效耶。不然赫赫日本刀安知不爲亂臣賊子之用哉。

元兵入寇 練習

賴 襄

北條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爲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

文永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

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錄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太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

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

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鑊聯之。殼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玉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鏖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

蒙古來

賴 襄

筑海颶風連天黑。蔽海而來者何賊。蒙古來。來。

蒙古來龍圖



玉明

自北。東西次第期吞食。嚇得趙家老寡婦。持此  
 來擬男兒國。相模太郎膽如甓。防海將士人各力。  
 蒙古來。吾不怖。吾怖關東令如山。直前斫賊  
 不許顧。倒吾檣。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可  
 恨東風一驅附大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筑前城下作  
 廣瀨建  
 伏敵門頭浪拍天。當時築石自依然。元兵沒海蹤  
 猶在。神后征韓事久傳。城郭影浮春浦月。絃歌  
 聲隱暮洲煙。昇平有象君看取。處處垂楊繫買船。  
 宣戰詔  
 重野安釋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一日。下宣戰詔曰。朕茲對清國宣戰。爾百僚有司。宜體朕意。務達國家志意。期計無遺算。惟朕卽位以來。求文明之化於平和。柔近懷遠。海外諸邦交際日密。而清國朝鮮與我接壤。尤當親善矣。夫朝鮮本我所啓誘。以伍亞歐列國。其爲自主國明矣。而清國屬邦視之。陰誘陽嚇。干涉內政。乘其紛擾。籍口救難。以擅派大兵。朕據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欲使朝鮮免禍亂於永遠。保安於將來。以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以協同從事。彼反設辭拒之。我勸朝鮮以釐革其秕政。內鞏治安之基。外全自主之權。朝鮮既

諾之。而彼陰妨礙之。加之託辭。左右以緩時機。增派大兵於韓土。要擊我艦於韓海。可謂無狀之極矣。事既至斯。雖朕專欲和平。勢不得不宣戰。汝有衆。其克忠實勇武。速復平和於永遠。以宣揚吾帝國之光。是日。清帝亦宣佈開戰。我駐清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去北京。而英國首宣言。局外中立。各國相繼公佈中立。宣戰詔下也。士民奮起。或願從軍。或獻軍資。自貴族富豪。至婦人小民。結社相會。皆期報國恤兵。若士族壯丁。相率乞結義勇兵赴戰。然以海陸軍備既足。國有常制。民有常業。下勅慰諭禁之。

送岡山縣近衛將卒出征序

三島 毅

我大日本帝國。本於天祖御劍之遺訓。以武立國。上以此率。下以此奉。上尚武之俗。冠宇內。是以神武天皇以還。二千五百有餘歲。未嘗受外國侵略。迨今上天皇中興。威武益宣揚。于祖宗有光。四方萬國。莫不來通好。獨清國傲慢自大。凌虐孤弱。朝鮮遂啓兵端。於我。我天皇赫斯怒。發宣戰之詔。興膺懲之師。進大營於廣島。親執統御之勞。海內臣民。聞之憤然興起。五千萬惟一心。以敵王愾。出者以小當大。以寡抵衆。知進而慙退。居者獻金納物。爭助軍須。交兵未一年。陸則于牙山。于平

壤。攘朝鮮之清賊。進入清境。自鴨綠江。鳳凰城。至旅順牛莊。數十城堡。莫伐而不破。莫攻而不取。盛京半省之民。箠食壺漿。迎王師。海則于豐島。于黃海。于威海衛。幾隊賊艦。擊則覆沒。劫則降服。北洋水師。一掃無迹。舟楫之權。盡歸我手。我帝國尚武威風震動五大洲。然而清主依然頑冥。未至懲創悔悟。謝罪過。以霽我。天皇之赫怒。歲之三月。更發近衛軍。以爲後勁。我岡山縣人在軍中者數百。亦將出征。同縣舊藩諸公。貴衆兩院議員。及朝野有志之士。相謀張祖道之宴。於錦輝館。以送之。酒酣。休職判事從五位三島毅。代衆贈一言。曰。嗚呼。何

出征諸君之多幸也。我邦出兵海外。雖有神功皇后豐臣秀吉之兩役。不過三韓之近地。遠出大軍於禹域。奏連戰連勝之功。如今日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而諸君則幸遭其時。然人各有官守。有業務。雖欲從軍報國。非身在兵籍。則不能。而諸君則幸當其職。然戰不教之民。古聖人所戒。雖有拔山之力。蓋世之氣。徒勇不可以戰。我軍平素訓練。皆精熟。近衛最稱選拔。而諸君則幸在其隊。嗚呼。聚此難獲之多幸。於一身以出征。博竹帛千歲之名。豈非男兒畢生之一大快事耶。且夫我岡山縣。往古吉備之國。而神武天皇東征。駐大營于此。備舟楫。蓄

兵食。其後吉備津彥命。以將軍鎮西海于此。遺化流風所薰染。尚武之俗尤古矣。加之有吉備真備唱斯文。以發揮我邦固有懿德。蓋亦本於天祖玉璽之遺訓也。自此右文之風。至今不衰。則我縣軍人。謂文武兼備。亦何不可。夫武以殲滅賊虜。文以綏撫降民。以收膺懲諸軍後勁之全功。是諸君之大任。而我輩縣人之所屬望也。諸君往矣。勉哉。凱旋期不遠。我輩縣人將翹足拭目。設歡迎之宴以待之。

高山彥九郎傳

賴 襄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

喜讀書。略通大義。爲人白晳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隳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

狀。颺可。颺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颺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眞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暗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遍乃寢。正

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己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

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剗刀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突入



尺餘。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閒。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

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畧敘所聞。如此。

彥九郎讀駿臺雜話

鹽谷世弘

高山彥九郎嘗至一士人家。見案上有室師禮駿臺雜話。披而讀之。至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怒髮逆衝。直擲書於前庭。主人驚問。故正之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非有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宜。我延元帝。則萬代一統之主。不幸有出狩之變。此天下之人。苟食斯土者。將疾奔動王之不暇。況

楠氏邑在封圻之內。其待王命而出。吾尚以爲晚。若之何。其可與諸葛亮同出處哉。聞者服其至論。

橋本景岳墓表

重野安繹

西鄉隆盛少壯在江戶。與四方賢豪交遊。常曰。吾於先輩服。藤田東湖氏於同儕。推橋本左內。二子之才學器識。豈吾輩所企及哉。左內者景岳君通稱也。君諱綱紀。字伯綱。越前福井人。生穎達。好學。有大志。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遊浪華。學醫於緒方洪庵。既歸。繼父列藩醫。越侯識其異材。免醫員。令遊學江戶。君感奮。益講經世學。欲以有所報效。會侯釐正藩學。擢

君幹其事。先是越藩學者拘泥性理。不適實用。君乃建議文武兼修。仕學並長。別設洋學一科。講究兵法物產。算術等。又侍讀君侯。以倡率諸有司。於是宿弊頓革。一藩翕然向化矣。時安政三年也。明年春侍讀參與機務。在江戶邸。自米使來浦賀。國家多事。朝旨幕議。動相牴牾。識者憂之。當是時。大將軍溫恭公多病無嗣。而一橋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議者以謂宜立以爲儲貳。遂正外國條約等事。以協和朝幕。越侯以幕府親藩。德望夙著。最主張此說。君乃翼贊之。必欲達侯志。內遊說。幕老諸司。外與水戶及薩土諸藩相結。百方致力。至廢寢食。

幕議猶豫未決。五年君入京師。謁青蓮院宮鷹司近衛三條諸公。納前說。與其家臣有志者周旋。事殆成。而溫恭公薨。幕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侯。於是越侯及尾水土諸侯皆獲譴。幕府是歲十月。幕吏捕君下獄。明年十月。被刑。是時列藩志士前後逮捕。其遭訊鞠。務引罪於己。不欲累及其主。君獨抗然曰。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勅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非敢有它志。君身長僅五尺。白皙纖妍。如婦女子。性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爭。然其臨節幹事。侃侃正言。不少屈撓。必竭其委曲。故人亦感其誠意。

皆許心腹。川路聖謨以老練見稱。語人曰。昨夜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吾半身殆。爲截取。吾閱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君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君齡纔踰弱冠。而爲先輩名士之所推服。如此。其才學器識之概。可以想見也已。君幼慕岳武穆。及長。服寇準韓琦范仲淹。曰寇之剛壯。韓之沈澁。范之爽達。皆可師者。吾願品格學韓。氣象學范。處事學寇。但三賢過於潔己。而乏於包荒。此中主以下所不能堪。其不得竭才力。亦坐此耳。故君之處慮謀事。慎密寬厚。無有偏頗。其論時世。曰。隨宇內形勢。斷然變鎖國之風。器械藝術。

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以謀富強。其論洋學。曰。洋學宜興。善興則其利甚多。不善興則其害不可勝言。嗚呼。君之達見老識。豈慷慨搢腕。取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誠使其生及中興之際。與西鄉隆盛等左提右挈。而贊成鴻業。則其勳績赫赫。貽典型於天下後世。顧果如何耶。而隆盛素推服君。賴其匡益。以得全晚節。亦未可知。豈不重可惜哉。初君就刑。埋遺骸江戶小塚原。後移葬福井。頃者親舊胥議。將建碑於小塚原。輯其手記書牘傳狀。詣余乞文。余昔聞君名於隆盛。今閱君手記。有云。重野某。薩文儒也。吾聞之西鄉。雖無一面。其

相知名已久矣。故不敢以不文辭。君考諱長綱。稱彥也。母某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業醫。君卒時年二十有六。未娶。無子。以綱維承後。綱維亦歿。其子綱方嗣。綱常今爲陸軍軍醫監。君在鄉師事吉田東篁。在江戶遊鹽谷宕陰門。受洋學於杉田成卿。所著有黎園遺艸。啓發錄。黎園其別號。啓發錄年十五時所作。議論老成。已可觀云。明治十一年。天子北巡。至福井。褒君勤勞王事。召其親族。賜祭餼金若干。後五年始能成此文。距君之斃。非命已二十有七年矣。

西諺漢譯

十三則 練習

言不足。行有餘。為貴。

今日思之。明日言之。

勤勉之手。能作富。

有智無義。即狡黠耳。

與人約。不守其期。欺誦之類也。

失誤常生於急遽。

平安度世者。福也。

無勞苦。無贏利。

歷患難者壽。

籍納。擇百德。取沈默。

驕傲之人。無真友。

至羅馬。則行羅馬之位。

有德。則令名來。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賦性生於...')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印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發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訂正再版發行

定價
一卷 金貳拾六錢
二、三各金三拾錢
四、五各金三拾貳錢

編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一平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鈴木友三郎  
東京市神田區三河町二丁目十六番地

印刷所 明治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二十五番地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二日  
中學校用文部省檢定濟



發行所 明治書院

關西專賣 吉岡平助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特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大阪市東區備後町四丁目  
(特電話東四二九番)

